

次没有要求的学生来内地混学，混取高等教育资源的途径。可能，这样的结果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浪费了教育和经济资源、国家的投入、地方的投入、新疆的投入、当然还有作为学生和家长的投入，使培养人才的效用降低。

如何公平、科学和合理的制度内高班高考制度，是内高班这项政策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公平的竞争，使具有不同能力水平、不同素质、不同个性的内高班学生获得相应的资源，使内高班学生通过高考适当分流，使各类学生受到切实的高等教育。促成人才的合理流动，优化人才结构，形成最佳的群体效益，提高人力投入的效用是内高班高考制度的责任所在。

参考文献：

- 马戎，2004，《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马戎，2015，《民族平等与群体优惠政策》，《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 王军，2002，《文化遗产与教育选择：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人类学透视》，北京：民族出版社。
- 李晓霞，2009，“新疆高校招生中对少数民族考生优惠政策的分析”，第155-191页，选自马戎、郭志刚主编，《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
- 滕星、马效义，2005，“中国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与教育平等”，《民族研究》第5期
- D·霍洛维茨，1997，“减少民族冲突的优待政策”，马戎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第424-449页，
- 孙雁，2012，《“肯定性行动”后美国大学录取：择优和多元之间的平衡》，《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10期。
- 王凡妹，2010，“试论意大利裔美国人在‘肯定性行动’中遭遇的困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
- 王凡妹，2012，“教育领域的种族/民族优惠政策及其社会效果”，《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10期。
- 七宝老王，《谈谈内地新疆高中班高考招生录取（2015版）》。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926193_p_1.html

【论 文】

他们如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¹

——内地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

欧登草娃

内地新疆高中班（简称“内高班”）是中国政府针对新疆地区的特殊状况而设计的一项战略性政策，具体方式是在新疆各地市选拔优秀的初中毕业生到内地的学校就读高中。这些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学习、生活等费用主要由国家承担。在高考时，按照“统一考试、统一阅卷、单独划线、单独招生”²的规定，内高班毕业生全部在内地办班城市参加高考，由教育部负责组织录取，大学毕业后“鼓励回新疆，允许留内地”³。这一特殊的异地办学模式自2000年9月开始执行，至2013年夏季，已招收了13届学生，办班学校达91所，总招生规模已达5.13万人。

“内高班”是一项多维度的政策。首先，国家实施这项政策的目标在于“培养和造就一大批

¹ 本文刊载于《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第64-70页。

² 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内地有关城市开办新疆高中班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教民[2000]2号）

³ 教育部、国家民委、公安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普通高校招收的内地新疆高中班学生大学毕业就业工作的意见》（教民[2008]3号）



坚定地维护祖国统一，密切联系群众，具有强烈革命事业心和一定业务能力的少数民族优秀人才，促进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增进各民族的大团结和凝聚力，保障国家的安全和边防巩固”¹。由此可见，“内高班”并不是一项仅局限于教育领域的政策，而是涉及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等政治议题。其次，从就读于“内高班”的学生的角度看，这构成他们的个人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并具有长期影响。一方面，进入“内高班”使他们享有了比本地区的其他同龄人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更多的接触内地现代化建设成果的机会，从而在日益开放的就业市场和现代化竞争中占有优势；另一方面，在内地超过8年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使他们更容易感受到新疆社会与内地社会在思想观念、道德体系、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从而使他们在世界观、价值观方面面临更多的冲突与抉择。

近年来，学界关于“内高班”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项政策的执行情况、执行效果等进行了考察。陈旻斌的研究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考察了“内高班”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及是否实现了国家层面的目标。²罗吉华的研究关注的是“内高班”学生的文化适应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了教育对策。³耿玉玲的研究对“内高班”学生的学习策略进行了全面分析，探讨了影响学习策略的因素，并提出建议。⁴王治玉的研究全面调查了“内高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试图发现“内高班”学生在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的问题，以期进行有效引导。⁵刘艳的研究考察了“内高班”学生的语言使用情况，探讨的主题是全新生活环境对学生语言使用及态度的影响。⁶古丽孜依帕·依力拉斯的研究关注的是“认同”的问题，她分别考察了“内高班”学生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并对二者的关系及各种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⁷殷文晶的研究所关注的是“内高班”学生的人际交往，对学生同伴交往的发展特点、行为模式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⁸

上述文献回顾显示，既有研究成果的关注点多集中于开办“内高班”的学校内部的教学、管理等环节，所考察的主题是来自新疆的各族学生在“内高班”这个“微环境”中的学习、生活、文化适应、语言能力、人际交往、国家认同等方面的具体情形及其心理感受，但是对于这些学生从“内高班”毕业后，进入大学以及大学毕业后进入就业岗位的情况，则缺乏跟踪性的调查与研究。这项空白主要源于两点原因：一是“内高班”学生在结束高中学业后直接进入大学就读，而不会直接涉及就业问题，因此，大多数研究都将“升学”作为“内高班”这项政策执行效果的终点，而很少考虑“内高班”的学习经历对这些学生的更长久的职业经历乃至生命历程有何影响；二是在高中阶段，这些“内高班”学生的学校分布非常清晰，有明确的统计数据，但在毕业之后，他们进入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就读，便不再有专门机构负责对他们此后的去向进行跟踪和记录，所有开办“内高班”的学校只有关于毕业生升学的数据，而没有他们大学毕业后的就业数据。因此，关于“内高班”学生在大学毕业后的就业状况的调查难度很大。然而，对于如“内高班”这样一项具有“国家战略”高度的政策，其长期效果与短期效果往往并不一致，若要对这项政策的

¹ 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内地有关城市开办新疆高中班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教民〔2000〕2号）

² Chen, Yangbin. 2008. *Muslim Uyghur Students in a Chinese Boarding School: Social Recaptalization as a Response to Ethnic Integration*. Lexington Books.

³ 罗吉华：《内地新疆高中班学生在京文化适应调查分析及教育对策——以北京市潞河中学内地新疆高中班学生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

⁴ 耿玉玲：《内地少数民族高中班学生学习策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新疆师范大学，2006年。

⁵ 王治玉：《内地新疆高中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教育管理对策》，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

⁶ 刘艳：《新疆内高班学生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调查》，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09年。

⁷ 古丽孜依帕·依力拉斯：《新疆班学生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北京潞河中学新疆班的一项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1年。

⁸ 殷文晶：《内地新疆高中班学生同伴交往现状的实证研究——以山东省崂山第二中学内地新疆高中班学生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2年）。



效果作以全面评价,对这些毕业生在离开“内高班”之后——尤其是在就业领域中——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状态的考察就是不可或缺的。

本文是针对这一问题的一项初步尝试,将主要依靠定性的访谈资料,对“内高班”学生在大学毕业后的就业状况作以考察。

一、研究背景及方法

至2013年夏季,在13届新疆“内高班”中,前6届累计9,695名学生,经过在内地的8年学习与生活(4年高中、4年大学),已经从大学毕业,其中绝大多数走上了工作岗位。本研究将以这一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们的就业状况、就业经历以及对职业前景和生活状况的感受和期许。

表1 前六届内高班毕业生数量及就业情况¹

进入“内高班”	年份		该年招生人数
	进入大学	大学毕业	
2000	2004	2008	1,000
2001	2005	2009	1,000
2002	2006	2010	1,540
2003	2007	2011	1,540
2004	2008	2012	1,540
2005	2009	2013	3,075
	合计		9,695

本研究是一项探索性研究,主要将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研究目标是通过具体的、个性化的个案分析,对“内高班”毕业生进入就业领域后的工作和生活世界予以呈现,而并不试图以此对全部“内高班”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予以推断。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为2013年7-9月作者在乌鲁木齐市和喀什地区对40名已经大学毕业并在当地就业的“内高班”学生进行的深度访谈。样本通过滚雪球方式逐步获取,访谈采取无结构的开放式访谈或半结构式访谈。

笔者选择这两个地区的原因是基于前期对在天津、广州的两所开办有新疆“内高班”的学校进行田野调查时所获取的关于毕业生就业地点的不完全统计。前期调研结果显示,新疆“内高班”的学生在毕业后,其中约90%会回到新疆就业,而乌鲁木齐市和喀什地区则是吸纳“内高班”毕业生最多的两个地区。其中,乌鲁木齐市是自治区首府所在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居区内首位,因此成为“内高班”毕业生回疆后的首选就业地点,而喀什地区则是“内高班”生源最多的地区,亦有许多学生毕业后选择了回到自己的家乡就业。因此,本项研究选择了这两个地区选取样本。

表2、40名受访者的基本个人信息

性别	男	24
	女	16
民族	维吾尔族	19
	哈萨克族	6
	柯尔克孜族	1

¹ 此数据依据内地新疆高中班每年的招生计划人数推算,新疆教育厅每年招生人数包括:每年教育部下达的招生计划人数和补充人数(上年未报到,转学、退学人数)。



	塔塔尔族	1
	蒙古族	1
	回族	1
	汉族	1
语种	民考汉	24
	民考民	13
	双语	2
	汉考汉	1
生源地	乌鲁木齐市	3
	喀什地区	23
	阿勒泰地区	4
	克州地区	3
	伊犁地区	2
	和田地区	1
	博乐地区	1
	吐鲁番地区	1
	昌吉地区	1
	塔城地区	1
	年级	2000 级
2001 级		4
2002 级		4
2003 级		1
2004 级		2
2009 级		2
2010 级		1

表 3、40 名受访者的“内高班”就读地点

天津	18 人
杭州	4 人
无锡	4 人
北京	3 人
宁波	3 人
广州	2 人
南京	2 人
上海	2 人
苏州	2 人
深圳	2 人

二、内地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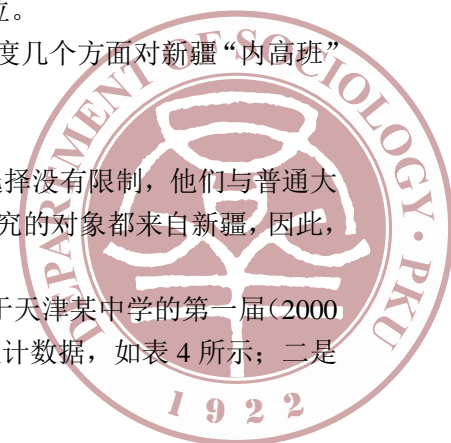
与普通大学毕业生一样，从“内高班”进入大学的学生毕业后，主要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继续读书深造，可以通过参加国内的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考取研究生，也可以申请国外的学校；二是进入工作岗位，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职业、就业地点和单位。

本文将从就业地点、职业类型、就业经历，以及收入和工作满意度几个方面对新疆“内高班”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作以分析。

（一）就业地点

对由“内高班”进入大学的毕业生来说，政策上对他们的就业选择没有限制，他们与普通大学毕业生一样，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和能力选择就业地点。由于本研究的对象都来自新疆，因此，首先以“回新疆”“留在内地”和“出国”作为三个基本的类别。

关于就业地点的调查，本研究的资料来源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关于天津某中学的第一届（2000 年进入高中）“内高班”毕业生在大学毕业（2008 年）的去向的统计数据，如表 4 所示；二是



40 名受访对象所提供的信息。

表 4、 天津某中学第一届内地新疆班高中班毕业生就业地区与民族分布¹

民族 \ 人数	回新疆	留在内地	出国	合计
维吾尔族	36	3	1	40
回族	9	2	0	11
汉族	1	9	1	11
哈萨克族	9	0	2	11
柯尔克孜族	2	0	0	2
蒙古族	1	1	0	2
塔塔尔族	1	0	0	1
满族	1	0	0	1
合计	60	15	4	79

表 4 所列信息显示，新疆“内高班”的毕业生在大学毕业后，绝大部分都回到了新疆就业。这种情形并非天津某中学的特例，而是所有新疆“内高班”的普遍情形。这可以从 40 个访谈对象所提供的关于他们的“内高班”同学的就业去向的信息中获得认识。

一位曾在北京某中学就读的“内高班”学生谈到他的同学们的就业地点时称：

差不多都回来了，没有回来的差不多都出国了。……（出国的）将近十几个。我们那届有个双胞胎姐妹，现在美国呢；还有一对夫妻在澳大利亚；还有个喀什的，先去了法国，后来去的加拿大；还有 2 个在土耳其……反正挺多的。我们这届主要在乌市，挺多的，30 多个。

另一位曾在上海某中学就读的“内高班”毕业生这样描述：

我们那批，出国的也不少，十个左右吧，其他大部分都回来了。反正没工作的，我到现在还没碰到，比如说南疆的同学，基本上都有工作了。

上述材料显示，新疆“内高班”的毕业生在大学毕业后，大部分选择了回到新疆就业。对于这些毕业生，本研究对他们在新疆内部的就业地点又作了进一步细分。

表 5、 天津某中学第一届内地新疆班高中班毕业生就业地区

回新疆（60 人）		留内地（15 人） ²		出国（4 人）	
乌鲁木齐市	21 人	北京	8 人	英国	1 人
喀什地区	16 人	广东	1 人	埃及	1 人
和田地区	5 人	上海	1 人	哈萨克斯坦	2 人 ³
伊犁地区	3 人	西安	1 人		
巴州地区	3 人	南京	1 人		
昌吉地区	3 人				
克州地区	2 人				
阿克苏地区	1 人				
吐鲁番地区	1 人				
哈密地区	1 人				
阿勒泰地区	1 人				

¹ 天津某中学 2000 级“内高班”实招 80 人，毕业 80 人，其中 1 人因不满意所考取的专科院校，未去学校报到，后失去联系，因此，表 4 所统计的数据为进入大学就读的 79 人。

² 内地就业的 15 人中有 3 人为在读博士生。

³ 在哈萨克斯坦就业的 2 人，都属于国内企业驻外工作的性质。



博州	1人		
克拉玛依	1人		
塔城地区	1人		

表5所列数据显示，在吸纳就业方面，乌鲁木齐市和喀什地区是吸纳返疆就业的“内高班”毕业生最集中的两个地区。在天津某中学这个个案中，在乌鲁木齐市和喀什地区就业的毕业生分别占到全部返疆毕业生人数的35%和26%，而其他12个地区全部吸纳的就业人数仅占39%。

表6 天津某中学第一届（2000年入学）内高班毕业生生源地与就业地区

生源地 \ 就业地点	乌鲁木齐	喀什	和田	克州	阿克苏	巴州	博州	昌吉	阿勒泰	伊犁	塔城	吐鲁番	哈密	克拉玛依	内地	出国	合计
乌鲁木齐	1														1		2
喀什	6	15												1	2	1	25
和田			5														5
克州	3	1		2											1		7
阿克苏	2				1										2		5
巴州						2									2		4
博州	1						1										2
昌吉	1							3							1	1	6
阿勒泰	3								1							1	5
伊犁	2					1				3					3		9
塔城	1										1				2	1	5
吐鲁番												1			1		2
哈密	1												1				2
合计	20	16	5	2	1	3	1	3	1	3	1	1	1	1	15	4	79

表6是将天津某中学的数据按照生源地与就业地点进行二维分类后的结果，可以进一步显示出生源地与就业地点之间的关系。

由于表6中的数据只是以天津某中学为个案计算而得，且样本量较小，故不具有统计推断的意义，但从中仍可以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在全部13个地区中，除了作为自治区首府的乌鲁木齐外，只有喀什地区和和田地区的生源回到本地就业的比例超过了50%（喀什地区，60%；和田地区，100%）；而对克州、阿勒泰、阿克苏生源的毕业生来说，最吸引他们的就业地点则是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南疆与北疆在就业倾向上的差异。相对而言，南疆生源的毕业生更倾向于在生源地就业，北疆生源的毕业生的地域流动性更大一些。

本研究的40名访谈对象的就业地区分布情况与上述推论大体一致。在17个在乌鲁木齐市工作的受访对象中，生源地分布为乌鲁木齐市3人、阿勒泰地区4人、伊犁地区2人、克州地区2人、喀什地区2人、吐鲁番地区1人、昌吉地区1人、博乐地区1人、塔城地区1人，合计北疆生源13人，南疆生源4人。而22个在喀什地区工作的受访对象则全部为本地生源，其中11人在喀什市工作，4人在疏附县、5人在疏勒县、2人在巴楚县。

（二）职业类型

本研究关于就业状况考察的第二个维度是职业类型。这部分的数据主要来自对40名受访对象的深度访谈。这些受访对象的职业类型分布如表7所示。

表7、40名受访对象就业单位的类型分布

类型	人数
自主创业	1人



私营企业	2人
国有企业	3人
事业单位	24人
国家机关	9人
部 队	1人

表 7 的数据显示，“事业单位”是最主要的职业类型，所吸纳的毕业生人数达到受访对象总数的 60%，其次则是“国家机关”，所占比例为 23%。

本研究进一步对各职业类型内部的具体职业进行了区分。在 24 位任职于“事业单位”的受访对象中，教师 9 人，医生 6 人，其他 9 人；在 9 位任职于“国家机关”的受访对象中，警察 6 人，其他 3 人。

一位在喀什地区工作的受访者这样谈到在当地就业的“内高班”毕业生的职业分布情况：

我们这里主要就 2 种职业，老师和警察。（公务员）相对来说少，竞争比较激烈，限制也很多。

另一位在乌鲁木齐市工作的受访者，这样谈到他的“内高班”同学的职业类型：

教师啊，公安啊，主要这两个，也有一些可能在公务员队伍，各个行业单位的公务员都有，还有在学校的，学校里当老师的还挺多的。主要这三类，再没有别的了。噢，企业的也有，我们有一个同学在企业挺好的。

（三）就业经历

上述关于就业地点和类型的数据试图以简明的形式呈现出内高班毕业生在大学毕业后的就业状况。但对每个个体而言，他们在做出关于就业地点、类型的选择时，都面临各自不同的环境、考虑不同的因素。许多受访对象在受访时所从事的工作并不是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而是经历过二次择业。下面，本文将以具体的个案呈现不同的受访对象的就业经历，从而为我们理解“内高班”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提供一些具体、鲜活的感受，了解影响他们的就业选择的关键因素。

1、短暂的内地就业经历

在 40 个受访对象中，有 9 人在大学毕业后都曾试图留在内地就业，并在内地有过半年到一年的工作经历，但最后由于各种原因——包括父母的意见、对自己的婚姻及情感问题的考虑、文化归属问题等——而回到新疆就业。

一位受访对象这样描述这段经历：

我的专业是安全工程，是飞机安全方面的，毕业后我想留在内地工作，应聘了 2 家航空公司，笔试面试都过了，一个是体检没过，一个最后没有和我签约，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我去了一家青岛的外企，搞外贸，干了快一年，公司准备派我去非洲，最后，父母不让出去，还希望我回新疆工作，不停地叫我回家。我自己也考虑了自己当时的情况，虽然当时的工作干得不错，但是总觉得不是长久之计，在内地感觉自己比较孤单，饮食和社会交往上会遇见一些小问题，最后还是回来了，感觉还不错，觉得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另一位受访对象这样也有类似的经历：

大学毕业后曾想留在深圳工作，想自己创业，我和老外一起做这个，做那个（小贸易），有钱一起花，没钱就在家做饭。……总体上有点压力，但是感觉很好！我广州的那些朋友还在那边，生意做得挺大的。后来，我们家人说回来吧，我就回来了！特别是回来以后，见到父母就舍不得，不想回去啦。我觉得父母叫我回来，主要考虑的是我的结婚问题。

2、第二次择业的经历



在 40 个受访对象中，有 27 人仍在从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同时有 13 人有过第二次择业的经历。在调换过工作的 13 人中，有 3 人是在原系统内部流动，有 3 人是从教师改行作警察，有 2 人是从教师考取了公务员，有 1 人是从企业考取了公务员。

一位受访者描述了自己的就业“策略”：

只要想换工作，就可以考各种试。我不是直接考的自治区公务员，因为自治区不允许厅级机关直接招募嘛，我当时考公务员是考到附近的某县，也是国土局。因为我的专业是土地资源管理，考上以后干了三年，去年参加了自治区的遴选，然后考到国家机关的。从基层一直考，反正一路上都是考试考出来的。

另一位受访者谈到了自己和其他“内高班”同学的二次择业情况：

我是回来直接被分配当老师了，但是我自己不是很喜欢教师这个行业，觉得女孩干这一行不错，比较稳定，男生当老师，如果不是很喜欢，干着没有激情。所以，我一边当老师，一边准备各种考试，第二年正好赶上警察考试，就去考了，也考上了。和我们一起当老师的 14 个人中，5、6 人已经走了。有 2 个是考特岗教师考到市里去了，2 个考公务员也去了市里。

（四）收入和工作满意度

调查资料显示，“内高班”毕业生最主要的四项职业是教师、警察、医生、公务员。这四项职业的收入水平差距明显，而这种差距直接导致进入不同职业的毕业生的工作满意度的差异。

访谈所得到的信息显示，在这四个职业中，教师的收入是最低的。一般来说，工作五年左右的教师的工资为每月 3,000 元左右，且工作量较大。同时，从事教师职业的毕业生的工作满意度也是最低的。从上述关于就业经历的个案描述也可以看到，教师这个职业的二次择业率是最高的。

一位从事教师职业的受访对象这样描述对自己的职业及收入的看法：

一个月也就 3000 块钱左右。平时一花销就没有啦。……在内地待了 8 年回来，在这里当个老师，说的好听点，就说做贡献嘛。我们学校有十几个人对这样的工作都不怎么满意。

然而，在谈到导致工作满意度低下的原因时，这位受访对象所提出的因素并不仅仅体现在工资、待遇方面，更多是对教育环境的不满：

我说实话，我不愿当老师是因为除了教学以外的很多事情让我很烦的。只要让我只和学生打交道，就教书，我是非常愿意的。现在学校里其它琐碎的事情太多，主要是这些和政治扯上关系的事情很多。本来学校是个事业单位，主要任务是教学，和政治扯上关系干啥呢。上级过来检查，搞政治学习，搞那些形式的东西太多了，反正整个中国都是这样。在新疆这种氛围更重。北疆那边稍微好一些，越是往南越严重。我们喀什比和田好一些，阿克苏比和田好一些，库尔勒比阿克苏好一些。乌市也差不多吧。简单说吧，我们教学工作应该是 100%，现在教学工作只占 50%，剩下的 50%就是政府的工作。

在四个职业中，警察的收入是最高的，普遍水平是每月 5,000-6,000 元，最高者能达到 7,000 元。这是由于新疆特殊的维稳形势以及警察这个职业的性质决定的，但从受访者提供的信息来看，并非高工资就必然带来高工作满意度，这一职业的巨大压力和危险性也使其对就业者的吸引力在下降。

一位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女性就业者这样表达了对收入和工作的看法：

就是工资高，别的没有其他的。（每月）7,000 多，工资 3,700 加上每天一百的战备费，再加其他的补助，在 7,000 元左右，在喀什算是可以的。……这边公安机关内部的等级观念太重了，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环境。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且我们好多领导是当兵出来的，素质不是很高。……我想换一个自由一点的工作，周六日可以休息，



工资稍微低一点也行，不需要每天 24 小时开手机。现在就是我回家了，单位打电话，我还得回去。太压抑了。我在单位的时候也没有上下班点，太压抑了，就没有那种自由自在、光明正大的时候。

另外一位男性公安人员这样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自己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工作的。我刚入职就发生“七五”事件了，然后喀什就发生“七六”事件。从那年开始，喀什一直都是反恐基地。我们平时的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很少，就是维稳任务比较重。……我的常规工资是 4,200，战备维稳有时候能拿到 6,000-7,000，我爱人能拿 3,500-4,000。我们一个月有一万的收入吧。……我们公安除了休息有问题外，收入还是不错的。……我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养家糊口。我们警察很多任务和执勤做的都是无用功，付出和收获不成比例，我们很多民警猝死在岗位上的。这种情况本来不应该发生，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我现在不到 30 岁，高血脂，偏头痛，身体和精神上的压力比较大。如果我们的体制上讲效率了，我们在工作上的付出也就有效果了，这样，我肯定会考虑干到退休。但是像目前这个状态，满大街都是警察，上级领导不满意，我们又很累，老百姓对我们意见也很大，这样的话这个职业干不下去了。或者就去干点小生意，我们警察是不能有副业的。

在 4 个职业中，医生的收入居中，为每月 5,000 元左右，但这个职业群体的工作满意度是最高的。这与这个职业的社会地位、工作条件和未来前景等都有关系。

一位在喀什地区从医的受访者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

（收入）挺多的，车子房子都买了。都是自己买的。……工作稳定，家庭稳定。工作环境也比较喜欢，医生嘛，需要很多实践经验，慢慢来呗。

三、“内高班”经历对就业的影响

除上述基本就业情况外，本研究更关注“内高班”的经历对这些毕业生是否体现出长期影响。这种影响至少应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获得了比在新疆本地就读高中和大学的同龄人更好的教育后，他们是否个人素质方面获得了提升，从而使他们在就业市场上占有优势；其次，在内地长达 8 年的学习和生活，是否对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产生了影响，从而对他们此后的工作和生活造成积极或消极的效果。

（一）就业中的优势

访谈资料显示，在与新疆本地就读高中和大学的同龄人竞争时，“内高班”的毕业生在以下方面具有较明显的优势：（1）语言能力强，许多毕业生都具有较好的双语能力；（2）考试能力强，许多内高班毕业生在各类职业考试中都有很好的表现；（3）工作态度认真、踏实；（4）思维方式灵活，看问题的角度比较丰富。

一位从医的受访对象这样谈及内高班毕业生在就业中的优势和劣势：

内高班的学生在语言上、能力上都比他们强。……内高班毕业回来，只要考试，而且你有能力，我们在语言上、知识和阅历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优势。我进这个医院也是通过考试，参加医院的事业单位编制人员的考试，笔试第二，面试第一。我考完后，那个老师都不知道我是维族，还以为我是汉族。我当时理的是短发，打的发蜡，穿的比较潮，就是南方那种打扮，没有胡须。考完了，考官是维族的，最后宣读考试结果，让我去签字。我当时考的分比较高，让我签字的时候，他也想看看我叫什么名字。我签了一个很长的名字，他一看，特别惊讶地说，你是维族的嘛。然后问我报的哪个医院，我说人民医院，他就开玩笑说，人才都去人民医院。我当时刚回来，普通话说得比较好，而



且带一点南方的口音。从内高班毕业出来，在这边找工作，工作都比较容易找。我们都很能吃苦，主任让干个什么，我们都比较认真完成。

另外一位担任武警的受访者这样表达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内高班的学生）素质高、能吃苦、肯干肯学、适应力很强、有学习的欲望、有进取的精神。这里有很多人在混日子。（我们）只要有想法，就会自己去努力。毕竟在内地感受过一些比较高层次的东西。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也想达到那个层次。我们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但是这里很多人都是想怎么靠关系靠送钱靠拍马屁去实现。（我们）接触的东西比较多，有很多自己的思想和想法，还很独立。很多时候不能适应环境，就是因为自己有想法。不像这里的人，就是混日子混口饭吃，或者就是跟潮流。

（二）对就业环境的不适应

“内高班”毕业生在内地生活了8年，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时，大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当其冲的就是新疆“维稳”的大环境给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影响。

一位在广州学习和生活了8年的“内高班”毕业生谈到自己在家乡喀什地区工作的感触：

最大的感触是比较压抑。特别是有什么动静，满街全是武警，让人心里特别不舒服。广州是一个很开放、很包容的城市。只要你有能力，什么工作都可以干。在那里也有很多穆斯林，吃饭没有问题，宗教也不会受限制。

一位从事教师职业的受访者这样描述自己对工作环境的感触：

新疆好像还好点，南疆这边主要工作就是维稳。……学校也是！前段时间敏感时期，特别严重，我们值了一个月的班。全体教职工白天晚上轮流值班。学校应该是教学为主，但是现在并不是这样的，先抓稳定，再搞教学。这样无形给你增加了工作量。学校的任务是教学，学校还要迎接各种检查，政治学习，搞的哪些形式的东西太多了。

相对于“维稳”这种政治性环境，另一个导致内高班毕业生回家乡就业后产生负面情绪的因素则更具有文化性，也更难解决。这体现在家乡社会的制度环境、人文环境与他们在内地获得的思想观念之间的文化冲突。

一位在乌鲁木齐市某高校担任教职的受访者这样描述自己对工作环境的失望：

我自己是喜欢也很愿意当老师的，但是，这里的大学和原来读书的大学差距比较大。这里不像是大学，像是小学。管理特别严，方式方法都很特别。今年我对在这里工作，开始感到绝望了，我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混日子的，拿工资，从行政管理上、学生教育上、为人处事上，还是50、60年代的那些老观念，特别老派！一些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该把你主要的精力放在教学上嘛，但是他们不是。我们这里的主要工作是做学生管理，不出事，假装把学校教学活动搞得很丰富，其实只要让这些学生安全地一批一批毕业就行了。我前几天特别绝望，我说我想换学校，或者不当老师了，我觉得自己在做无用功。我一个人想通过自己的课堂去改变一些人，是不可能的。这些学生层次低，你给他讲，他也不明白，也听不进去。就变成我着急，而他们还觉你这个老师怎么这么较劲。是的，我们在内地可能在一个小公司工作，但是你一个人的工作也是有价值的，但在这里，你即使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关工作，你一个人做的事是没有价值的。因为，整个系统和环境会把你牵制住，什么伸展空间，发展空间都没有。

一位女性受访者则谈到她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不适应：

（回喀什后）我好多时候是很感后悔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习惯什么的接受不了，……我想当时要知道是这样，就不回来了，也不会受这种委屈啊。……特别是有家以后。我

